

《華爾街日報》為鍾庭耀出聲所為何事？

卓偉

日前，《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指有報章批評鍾庭耀、黎智英、楊慧謙、成名等人的言論是「文革式的語言」，志在要「閹割」(neuter) 反對派云云。《華爾街日報》是一份美國報紙，其編採方針被外界批評是完全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對中國的態度趨向負面報道，有很重的偏見。現在這份報章為鍾庭耀等人出聲，實際上是雙重標準，別有用心。誠然，有關批評文章較為辛辣尖銳，但都是反映作者對反對派喉舌學者極端言行的反感，更為重要的是，批評並非憑空而來，全部是擺事實講道理。《華爾街日報》根本無法反駁批評文章所列舉的事實和所闡述的理據。其實，《華爾街日報》匆忙走出來，目的不過是她要保護這些西方勢力的代言人。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負責的民意研究計劃發布的關於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民調引起各方批評，《文匯報》刊出多篇文章指斥鍾庭耀民調的荒謬犯駁之處，並批評這些有導向性的民調是有政治目的，事後鍾庭耀四處叫屈，反對派政客及喉舌也走出來為鍾聲援。本來文論戰講事實擺道理，鍾庭耀不認同有關文章，大可出來解釋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原因，有何學術上、事實上依據？並交待有關民調是由什麼團體資助。但鍾至今都沒有回應外界質疑，只是一味對批評的聲音抹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指報章批評鍾庭耀、黎智英、楊慧謙、成名等人的言論是「文革式的語言」，志在要「閹割」(neuter) 反對派。

《華爾街日報》立場偏頗雙重標準

事實上，黎智英是反對派的幕後黑手，與美國關係千絲萬縷；楊慧謙是美國駐港總領事；成名、鍾庭耀也是反對派的主要打手，都是西方勢力在港的重要棋子。早前，先有維基解密揭發黎智英如何以黑金操縱反對派，接着楊慧謙明目張膽地干預本港選舉事務以及成名、鍾庭耀的偏激言論及偏頗民調，都受到社會的抨擊，其不堪面目暴露於人前，令西方勢力擔心其輿論陣地被打下，於是先發動《蘋果日報》等喉舌反擊，眼見形勢不利，再出動《華爾街日報》助戰，為反對派提振士氣。《華爾街日報》為這幾個人發聲，彼此關係不說自明，目的正是要保護這幾個西方棋子，以免被批評言論打垮，將來難以再發揮他們的政治作用；特別是鍾庭耀身負「民間選特首」重任，怎能讓他被這些言論一棒打死？這樣還如何利用鍾氏的民調來干預政局。

鍾庭耀與西方勢力關係密切

鍾庭耀不斷強調自己與西方勢力沒有關係，所做的民調都是中立云云，那何以西方喉舌對於鍾庭耀等人卻是另眼相看？鍾庭耀說與西方勢力沒有聯繫，但何以前港英布政司及英國老牌特工霍德，去年11月來港時特意密會了一批反對派陣營的學者和幕後大佬，其中有鍾庭耀份，顯其在霍德心中，鍾與其他反對派大佬同等份量。更湊巧的是，霍德剛離開香港，鍾庭耀即對外公佈「民間直選特首」大計，藉此去干擾特首選舉，並為反對派提供政治彈藥，說霍德來港與「民間直選特首」沒有關係，恐怕難令人信服。

霍德是西方勢力在港的代表之一，在回歸之後他一直保留電訊盈科董事身份，每年2、5、8及11月來港，而每當香港政壇風起雲湧之時，就會來港部署點兵，例如2003年7·1反對派策動市民上街；2005年政府政改建議方案被反對派以綁架策略在立法會否決；以及2007年反對派調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等，事前事後都能覓到霍德蹤影。對於這樣一個敏感人物，這樣一個有明顯政治立場及圖謀的西方代表，鍾庭耀如果真的是中立的學者，沒有政治立場，怎

能會得到他的青睞。事實上，鍾庭耀的民調一直是商業民調，誰付錢就為誰進行調查，而過去早有報道揭露鍾庭耀在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曾接受了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的全美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助，進行立法會參選人的民調。眾所周知，當屆立法會選舉反對派企圖藉所謂「七一效應」，取得過半數議席，而鍾庭耀在其時接受有美國中情局背景的團體資助，目的顯然是為反對派以至背後的西方勢力行軍佈陣之用。如果鍾庭耀與西方勢力沒有關係，怎可能會接受這個政治任務？而相信他過去從事的政治民調中，不少都是由「全國民主學會」等資助。這些團體進行民調，怎可能沒有政治目的？

現時美國駐港總領事楊慧謙，過去曾派駐多個東歐國家，而他派到哪裡，哪裡就會爆發「顏色革命」，甚至他被派到台灣工作時，也與陳水扁打得火熱，是「台獨」勢力最猖獗之時。他的做法不離巴結當地的反對派政客及學者，並通過全美民主基金會等團體定期進行各種有導向性的政治民調，挑動當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待時機成熟時便全力出擊，推翻政府。現在鍾庭耀受到霍德、楊慧謙等西方代表青睞，正是看到其民調的政治價值而已。既然鍾的民調背景不單純，於是出現了引起各方批評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也自然是順理成章。西方喉舌為鍾庭耀叫屈，不過進一步暴露彼此的密切關係而已。

保障本地孕婦權益

董健莉 沙田區議員

鑑於內地孕婦到公立醫院「闖關」和來港生育的數目不斷上升，可謂攻陷全港公立、私立醫院產房，而其生所生子女到母嬰健康院的人數也大增，嚴重影響到本港孕婦和嬰兒的產前和產後服務。非香港居民的內地父母(下稱：雙非)或母親(單非)到香港產子的情況多年前早已出現，但特區政府並沒有制定任何宏觀的政策處理，只是在小節上增加分娩費和在口岸堵截沒有預約的孕婦入境，未有造成阻嚇及堵截效果。

在策略的角度，本人建議特區政府要盡快制定人口政策，如認為「雙非」和「單非」父母在香港產子可幫助紓緩香港的老齡化問題，則應對此所衍生的入境、醫療、教育、房屋等問題及早作出對策。

現時「雙非」和「單非」父母來港產子的誘因很大，直接影響急症室和本港居民接受醫療服務、增加醫療失誤的風險、鼓勵中介人謀取利益，但特區政府並沒有充分做好應對的工作，如缺乏應對需求的措施、對醫護人員的流失沒有補充計劃、沒有增加母嬰健康院的服務等，這只會令市民對特區政府留下施政失效、管理不彰的印象，特別是對醫療政策失去信心。

本人贊同特區政府在短期內，可與內地合作採取行政措施對內地孕婦作出入境限制、對「闖關」的人士施以高額懲處，將公立醫院的預約配額多撥給私立醫院等。本人期望特區政府能盡快採取對本港和內地居民均有利的措施。

2012年初，德法兩國領導人進行了今年首輪會晤。鑒於歐元異常疲弱的走勢令市場擔憂加劇，一些歐洲公眾希望德法兩國領導人的會晤能為歐盟擺脫債務危機打下良好開局。結果，兩國領導人開出的一劑藥方就是在歐盟實行金融交易稅。雖然默克爾與薩科齊在這次會晤中意見趨同，但這一方案能否真正實施還有許多變數。

金融交易稅對於被歐債危機壓得喘不上氣的一些歐洲國家來說，可謂一根救命稻草。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隨着浮動匯率和通貨膨脹的出現，國際金融交易尤其是一些投機性的金融交易就開始繁榮。在此背景之下，學術界提出對外匯交易以及一些金融期貨的交易徵收交易稅。近年來，全球化的反對者及很多非政府組織都倡導在世界範圍內實行金融交易稅，即依照金融機構的交易額徵收一定比例的交易稅額。歐盟委員會於2010年10月首次提出徵收金融交易稅的方案，2011年9月，歐盟委員會正式向歐洲議會提交徵收金融交易稅提案，建議從2014年起對歐盟境內金融機構參與的所有金融交易徵稅。該提案必須得到歐洲理事會一致同意，並在聽取歐洲議會意見後方可通過。法國是徵收金融交易稅最積極的倡導者。薩科齊日前表示，必須建立金融交易稅制度，讓投資者為各自在當前歐債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買單。薩科齊甚至說，在與其他國家難以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法國將率先徵收金融交易稅。德政府新聞發言人表示：「德國雖然也很想推行金融交易稅，但現在不是恰當的時機。」英國則堅決反對在歐盟實行金融交易稅。英國人擔心金融交易稅會直接損害倫敦金融城的利益，因為這一全球性金融中心勢必要繳納大部分稅金。

德國一些金融家認為，對買賣證券、股票、債券和衍生品交易徵稅是完全不現實的。如果只在德國或歐盟，而不是在美國實行這一稅種，那麼人們就會在紐約進行這種交易，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所有國家都同時實行這一稅收，便意味着誰推行這個稅收，誰就蒙受損失。經濟界認為，這樣將有可能導致投資者大規模跨國交易和逃稅行為。另一方面，如果歐洲引入金融交易稅，歐盟委員會可望每年增收500億歐元。將這筆錢用於歐債危機，也可解燃眉之急，因此歐盟希望將此稅項納入歐盟預算。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與法國總統會晤中原則上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稅，默克爾的語音剛落，國內反對聲大起，可見歐洲要想真正實行金融交易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歐盟金融交易稅面臨挑戰

汪魏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青鋒

林孟達為公民黨鳴冤乃秋蟬哀鳴

近日，大律師公會洋人主席林孟達在法年開幕禮上大罵香港市民，胡言「有公會會員去年為某些人士當法律代表，就一些被社會某些階層認為不得人心的爭議向法庭尋求濟助，因而受到批評」，「這些抨擊毫無理據，顯示論者對大律師這專業所負義務、責任、傳統一無所知」。林孟達執起大律師公會和公民黨慣用的、藉以「專業」嚇人但已被市民戳穿的破爛詞彙，為公民黨的折戟沉沙鳴冤反撲，實是秋蟬哀鳴的徒勞和胡言亂語。

眾所周知，大律師公會成立之初就規定：在法院(尤其高等法院)上代客戶發言，然訴訟律師須經由事務所律師轉介而不能直接招攬客戶。但是，大律師公會中的成員(當然也包括公民黨成員在內)，在社會階層「認為不得人心」的港珠澳大橋官司中，大律師有按上述規定行

事嗎？沒有。不僅是直接招攬客戶，甚至是直接教唆、包攬訟詞、申領法援、勝敗都有高額訟費袋袋平安。請聽被咬爛打官司的朱婆婆怎樣揭穿「大狀」的醜惡：「我不是有意搞嘅，一個老太婆識乜有能力搞條大橋呀？」「佢哋(他們)叫搞嘅」。佢哋，就是公民黨的大律師。而外傭居港官司也一樣由他們包攬訴訟，直接危害香港社會和港人權益，引起95%以上的港人反對，這是甚麼義務、責任和傳統呢？

包攬訴訟違反傳統

香港大律師公會本是一個專業團體，但近年已變成一個政治集團，經常對香港政治議題發表政見和作政治表態，例如去年支持反對派反對政府的新選補機制，對港大「8·18」政治事件干預香港警方執法。公民黨自2006年成立以來，其立法議員在立法會內，屢提「議案」干預國內司法獨立，攻擊中央政府，年年參與政治遊行，發展至2010年發動「五區公投」、「全民起義」成為要推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暴力黨。請問林孟達：公民黨的「大狀們」秉承甚麼傳統和負甚麼社會責任和義務呢？既已蛻變成害人精、作亂者、野心家，林孟達為這些不守本分的政客鳴不平，自己豈能稱貴當大律

師公會主席？揭穿了，原是魑魅魍魎的辯護士。

反中亂港終被唾棄

洋人林孟達為了這幫前「御用」大律師抱「不平」，目的是為他們造勢鼓氣，讓這幫飲洋奶、喝洋墨水的大律師東山再起，實現公民黨在香港「執政」目的，以便將香港拱手送還給洋主子，「返回殖民統治好」。

如所周知，御者皇也，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是一種對奉英皇為元首的英聯邦國家中資深大律師的一種封號，是英皇室的法律顧問，當然是從頭到腳忠於英皇室。部分御用大律師九七後「直通車」成為香港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身在漢營心在英」，當然是要興風作浪。從前御用大律師李柱銘一樣以當漢奸為榮，就不難理解大律師公會和公民黨在香港回歸中國15年來的反中亂港行為了。故去年11月區選中選民唾棄他們，說明了港人的醒覺。

我們必須警告林孟達：大律師、法官治港會碰個頭破血流，老老實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辦事才是唯一出路。

債務危機會引發中美戰爭嗎？

廖湘珉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全球經濟正處於嚴峻險境，歐美都陷入債務危機的泥潭中，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持續在高位徘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歐美國家都需要推行緊縮經濟政策，削減財政赤字，全球經濟難言樂觀。

美國債務問題不容忽視

美國與歐洲的債務問題，究竟誰更嚴重？當全球市場焦點都集中在歐債危機上，卻忽視了美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目前，美國的國債高達14.58萬億美元，是GDP的107%，歐元區的整體負債率只是80%。

去年7月，民主黨和共和黨就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爭執不休，最終在8月2日最後限期前達成協議，避免了300億美元的國債違約發生。但是，美國的債務危機解決了嗎？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美國很多州、縣、市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逐漸暴露。截至2011年10月底，美國地方政府的總債務超過2萬億美元。由於未能償還42億美元的債務，美國阿拉巴馬州傑斐遜縣於11月9日申請破產保護，這是2011年收到第4個地方政府破產案，更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政府破產案。

事實上，美國的債務問題比起歐元區的國家，情況更為惡劣。如果將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及私營部門的債務加總，美國債務總額在2009年已經佔GDP的247%，是全球最大的負債國。

可能要靠戰爭轉嫁債務危機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美國在1929年發生金融危機，股市全面崩潰，全球經濟陷入十年的大蕭條，負債率超過100%。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能走出經濟衰退。從1941到1945年的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2%，債務問題也因為經濟增長迎刃而解。從1946年到80年代，美國的國債佔GDP的比例從120%，下降到30%。

由此可見，除非美國能發動一場戰爭，並通過戰爭來刺激經濟增長，否則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債務危機將繼續加深。戰爭可以推動軍工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透過「乘數作用」促進經濟增長，這與凱

恩斯理論的擴大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有異曲同工之效。那麼，美國豈非有發動戰爭的必要性和積極性？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戰敗被迫簽署《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需要向法、英等國賠償，因而債台高築，經濟陷入困境，納粹主義抬頭。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希望打勝這場仗，把債務一筆勾銷。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約3.2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國的國債和機構債券，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中國持有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果按10年期的3%信息率來計算，美國每月就要給中國支付30億美元的信息。

在全球經濟衰退之際，中國手握大量的美國國債及機構債券，而美國就像當年納粹德國的境況，因而有異曲同工之「不妙」。那麼，債務危機促成戰爭爆發模式，是否會歷史重演？

最近，美國高調宣佈「重回亞洲」，主動聯絡冷戰時期的盟友，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及軍事的圍堵。

奧巴馬在最近的APEC峰會上，積極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企圖把亞太地區的國家納入其經濟框架，但中國卻沒有被邀請加入談判，藉此架空中國在APEC的影響力。

此外，美國更把TPP和軍事關係結合，並以美、日、澳三國軍事聯盟為主軸，強化與韓國、東協及印度的關係，通過製造「南海危機」進行聯合軍演，在澳洲擴大駐軍，似乎是一種軍事戰略的佈局。

那麼，美國是否打算向中國發動軍事戰爭？戰爭與經濟存在一種複雜的辯證關係，從歷史經驗來看，戰爭似乎可以促進美國的經濟增長，解決債務問題。但是造成美國債台高築的原因，也似乎以戰爭居多。

長達10年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使美國債台高築，軍費開支佔國債的四分之一，今後還要花費大量的醫療和殘疾福利開支。況且，中國也沒有石油可以掠奪，由於長途補給的軍費開支很大，美國攻打中國的戰爭成本必然更高，不符合經濟效益。

借輸出通脹「賴債」

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及軍事的圍堵戰略，主要目的如下：

1. 在政治上拉攏亞太地區的國家，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在人民幣匯率上讓步，藉此降低美國的債務；

2. 在軍事上透過軍備競賽，製造「南海危機」，向亞洲國家推銷美國武器，為衰弱的軍工業輸血，刺激經濟增長；

3. 在經濟上給中國製造麻煩，阻止中國的崛起，以便發動匯率戰爭、貿易戰爭、綠色戰爭及知識產權戰爭等「經濟戰爭」。

事實上，美國根本無需要向中國發動軍事戰爭，只要透過輸出通貨膨脹的方式，就可以「賴債」。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指出，6%的通脹率就可以使美國國債與GDP的比例，在5年內降低20%，而且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經常被使用。

美國發動越南戰爭，從1964到1972年期間，龐大的軍費開支，使美國出現巨額的財政赤字及債務，迫使美國宣佈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把美元與黃金脫鈎，狂印美元來支付債務，導致美元大幅貶值。

美元是國際主要貨幣，在輸出通貨膨脹具有特殊優勢，美元疲弱有利於美國出口貿易，這也是中國特別關注美國聯儲局下一輪「貨幣量化寬鬆政策」(QE3)的原因。至於何時推出、何等規模推出等，則要視乎美債危機的嚴重性。看來，中國手持的美國國債，將會不斷貶值。

中美兩國在經濟方面的相互依存，在全球性問題上存在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例如美國需要繼續從中國進口低廉的消費品，否則美國的物價必然大幅上漲。此外，美國企業在中國也有大量投資及商業利益，美國商人會問：為什麼我們(美國)要與中國打仗？我們(美國)的投資怎麼辦？當然，中美關係發展必然會展開戰略探底的搏弈；中美關係將在既鬥爭又合作的「對立統一」過程中繼續發展。只要中國在戰略利益作出讓步，中美衝突甚至戰爭的可能性將會下降。